

## 部队里的露天电影

◎朱秀坤

在新兵连,看电影是最让人激动的一件事。每日里高强度的队列训练让人的肌肉和神经绷得紧紧的,睡梦里都在做着正步走的分解动作,这时候能看上一场电影是多么轻松的一种娱乐享受啊,大家别提多开心!整队,集合,提着小马扎,迈着整齐的步伐,喊着口号“唰唰唰”带到大操场,“放马扎!”“坐下!”这才抬头挺胸坐得笔直。哟!上千人的操场啊,全训练团都来了,密密匝匝的,可也是各连队比试、露脸的大好机会,首长们都看着呢。

于是拉歌开始了,自家先起头唱上一段,便有带队的站起来,可着嗓门喊:“三连来一个,好不好?”“好!”若三连没动静,又吼上了:“革命歌曲大家唱,我们唱完——”“三连唱!”三连见此阵势,赶紧开唱。若还不肯唱,那边可不客气了:“冬瓜皮,西瓜皮,三连不唱是赖皮!”也有不满足的,继续拉:“三连唱得好不好?”“好!”“再来一个要不要?”“要!”直闹得场上气氛全调动起来了,电影才开场,这在部队就叫作士气高昂。记得新兵连里看的第一场电影是《雷锋》,正是春天,三棵高达屋檐口的古老杏树绽开了粉红粉白的花朵,地上已经有了落花。天上是一轮明月,我们就坐在杏花

疏影里,聚精会神地看电影,耳边还传来一阵阵的海涛声——出了大门200米就是大海啊!现在想想,都是诗意。

下了老兵连,仍是看电影,只是人少得多,三四个连队聚在一个四合院里,不用银幕,投影在一块白粉墙上。也拉歌,坐的马扎,却听不到海潮声,离海远了些。只是那院里的榆叶梅,在夜色中散发出一股清雅的芬芳,总让我想起家乡的稻花香、菱荷香,而电影内容若是涉及亲情或乡愁,必是催得我心中酸涩,胸中兀自弥漫着淡淡的惆怅。那时我是喜欢看电影的,有时离团部2公里远的基地俱乐部放电影,又是双休日,我也会兴冲冲地约上几名战友,一起去观赏。具体看过哪些电影都忘了,只记得那窄窄的山路蜿蜒着,路边开满了赤橙粉紫的野花,到了秋天毫不费力地就能摘上一兜野桃野杏,边吃边聊,不觉中就到了。记得那年考军校,考试前夕,还看了一场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,印象极深。有时碰到市里有好片子,我也会去看,那时在放正式片子之前,还有些加映的记录片,看《滚滚红尘》时,我就看到了关于我们家乡的两部记录片,千山万水的异地他乡啊,能了解到家乡的信息,实在是太让人高兴。

军校里也有电影,周末还有收费的经典名片,我每场都看。像《魂断蓝桥》《蝴蝶梦》《紧急下潜》等等,就是那时看的,真正领略到了大牌明星的迷人风采和精湛演技。

分到部队,还看电影。却不大如从前那么热衷了,不知是电影不如从前还是人的品味变了。不过遇上好片子,我还是看的。比如《那山,那人,那狗》,那种散文诗一般淡淡的忧郁和赏心悦目的山野风光,真的让我发自肺腑的喜爱。看完电影,与战友们散散淡淡地走在归队的水泥路上,扑鼻的是清新的有着露珠野草香气的空气,盈耳俱是青蛙与蟋蟀不知疲倦的鸣唱,星光下还有小小的萤火虫提着一盏盏神秘的灯笼在游走。我忽然就有了指挥唱歌的冲动,起了个头,大家马上扯开洪亮的嗓子,一路歌唱回到连队……

后来,我调到一所军校当干事,家属也随军了,便不再与战友们看电影。只一次领着小女,抱着让她见识一番的心理,看过一场,还是露天电影,偌大的操场,几千名学员一起看,《天上的恋人》,一部好片子。

如今我已转业离开部队,再没看过露天电影。

## 难忘军旅战友情

◎刘学正

去外地出差,我在一家饭店等待上菜时,从旁边走过来一个衣着讲究的人,他注视着我笑问:“您应该在军营里待过吧?”我点点头,多年养成的习惯,举手投足间依然有些“军姿”的影子,难怪有人问起。他攀着我的肩膀,大声招呼服务员:“这位是我战友,今天算我请客!”我连声道谢说不用,他挑起眉头:“这个店是我开的,咋了,咱们军人可不许婆婆妈妈!”说完,把我按在座位上,笑着走开了。

类似的经历,在我的生活中还有很多,老兵相见,即便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,也熟悉得像兄弟一般。倘若你问一个当过兵的人,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是什么?他十有八九会告诉你:“难忘军旅战友情”。

我刚入伍时,母亲跟着队伍跑出很远,拽着我的衣襟千叮万嘱:“在家有娘给你盖被子,部队不比家里,你一定得学会照顾自己!”我从小睡觉就不老实,有蹬被子的毛病,夜里要是没人管,早晨起来,被子一准儿在地上扔着。新兵训练辛苦而又充实,闭上眼睛一觉就到天亮,可奇怪的是,每次早晨醒来,被子都在我身上盖着好好的。我暗自高兴,没想到这恼人的毛病,一来部队居然自己就好了。后来,有一次连里抽我去整理资料柜,在偷闲翻看一摞《连务日记》时,我竟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,名字后面写的是:夜里爱蹬被子,要重点关注。我惊呆了,原来在我睡得正酣时,是连队干部悄悄为我掖紧了被子。

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生日蛋糕,也是在战友的簇拥下吹灭的蜡烛。那时,我接到家里的电话,在母亲支支吾吾的言语中,得到了外婆去世的消息。我从小由外婆带大,难以接受她的悄然离去,我蒙上被子痛哭,终日闷闷不乐,不几日便病倒了。战友们耐心开导我,鼓励我,为我晒被子,洗衣服,倒水吃药。这天,指导员拿来一个纸盒,让我闭上眼睛,等我睁开眼一看,桌子上赫然摆着一个插满蜡烛的生日蛋糕,战友们齐声唱起了生日快乐歌。在嘹亮的祝福声中,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晚饭后,司务长还特地为我煮了一碗长寿面,告诉我军人凡事要向前看,不能拘泥于难以改变的事实。

转眼间,离开部队十多年了,我仍跟回到原籍的战友们保持着密切联系。平日里,我时常会收到湖南寄来的腊肉、江西寄来的笋干,或是宁夏寄来的枸杞子,每逢此时,我都会得意地向询问“又买了什么好东西”的门卫大爷解释,这不是网购的,而是战友寄来的。这一份份土特产,代表的是战友们的一片心意啊!正如一本书中所写:倘若有一个地方,留下青春的足迹,走了还想回来,那就是部队;倘若有一段日子,充满金色的记忆,心中永远难以割舍,那就是战友情!

## 老兵程叔

◎黄师

程叔是我们单位的安保员。

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保安公司的经理带他来单位面试,我几乎是用一种敷衍的态度来接待他的,有点漫不经心,毕竟外包形式的安保员与单位没有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,而且流动性很大。

我打量了一下他,乍一眼没有什么显眼之处,满头白发,似白不白;一脸皱纹,似舒却不展;穿着也普普通通,就是走在人群中丝毫不会引人注目的平常人。

几句简单的交流后,程叔或许是看出了我的顾虑,他掏出了一个退伍证对我说:“我是退役军人,当兵11年,您可以信任我。”听他这么一说,我不禁重新审视他一番,说他没特点吧,他也真还有几分独特,挺直的腰杆,似松不倒;坚定的眼神,似锐犹刚。不苟言笑,但笑起来大嘴一咧就咧到了耳边,两个眼角绽开半朵菊花。

在听我讲述完工作要求后,程叔说:“主任放心,我会尽全力做好工作的,我是军人呢!”我郑重地点点头:“我相信你会做好工作的!”

就这样程叔开始了他的安保工作。每天清晨,程叔总是第一个到达单位,他会沿着单位的围墙仔细巡查一圈,查看是否有异常脚印或者破损的地方。大门开启后,他又会一丝不苟地检查每一位进入单位人员的证件,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执行

一项极其重要的军事任务。

随着相处时间渐长,程叔的品质也逐渐凸显:严谨、勤劳、正直、朴实、亲切,同时还有几分倔强。我也陆续听到同事们对程叔的评价,“程叔特别负责”“程叔手脚勤快”“程叔为人和善”;甚至有些科室领导也拿他当作典范教育年轻的员工:“瞧瞧程叔,一把年纪了,不管是不是本职工作,都毫无怨言地干着呢!”

这些对程叔的称赞,让当初招他进来的我感到几分自豪。我心里有一种预感,程叔肯定会为我们安保工作争光的!果然,这预感很快就成为了现实。

有次出差,我收到了一封关于单位对程叔见义勇为的情况通报的邮件!原来某天傍晚,程叔在巡逻时,发现一名小偷正在行窃。这时候,程叔曾经当兵的本领派上用场了。他毫不畏惧,迅速出手,一个箭步冲上去,牢牢抓住小偷的手腕,几招就将其制服,并及时报警。在等待警察到来的过程中,程叔始终紧紧地控制住小偷,没有丝毫松懈,擦破的一个手掌冒着血丝也不曾发觉。

见义勇为,确实是高尚品德的体现,但在我们单位也并非罕见,每年都有类似的英勇事迹,单位也会相应地进行表彰、奖励。

真正让我另眼相看的,是另一件事。

有一天中午,我接到程叔的电话说是午休后到我办公室汇报近期的工作。汇报工作?我很是诧异,外包的安保员通常不直接向我们汇报,这程叔是怎么回事?就在我满心疑惑的时候,程叔来了。他将几本巡逻记录递给我,然后对照着一个小本子,条理清晰地讲述他这段时间的工作。有描述、有总结、有想法,并且巡逻记录上也详细记载了每日的情况。他会详细记录每一个来访者的停留时间和去往的区域,还会标注出哪些区域的设备在巡逻时发现了小故障。我安静地听完程叔的话,缓缓地说:“谢谢,程叔!非常感谢您的建议,我会认真考虑的!”

眼前的这个憨憨的男人,他处于我们工作链条的最末端,拿着微薄的薪水,却真正把单位当成了自己的阵地。一个普通的安保员,时刻铭记“我是军人”,更时刻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初心,默默地为年轻人树立榜样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是每天在日常工作中比别人多付出了一点点,对工作多思考了一点点,在执行规章制度方面也更严格了一点点。但正是这样的“一点点”,让我由衷敬佩。

我望着程叔起身离开的背影,被午后的阳光拉得修长,那高大的轮廓宛如一座不可撼动的山峰。